

漢語俗字的演化*

曾榮汾
中央警察大學

摘要

俗字是漢語的文字資料。這種資料的存在表示了什麼樣的語言意義，是反映著通俗的文字實用情形呢？還是文字演變的內在力量？為探討這個問題，本文試從語言和文字關係的角度去加以觀察，並對俗字的定義、產生、類型、字例各方面的問題加以析述，進而去了解俗字演化的過程。同時，在結論中提出「正俗繁簡」的相關問題。例如今日要如何看待大陸的簡化字？與其去討論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倒不如來注意電腦的中文內碼字形整合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已經是正簡兼收。可見在今日的資訊處理上，正簡各有其用，該在資訊轉換介面上，將正簡對應的機制做得更為理想。漢語記錄了豐富的人類智慧，這是全人類共有的資產。這些資料絕大部分都是用「正字」記錄，這本非今人所該妄改者，否則將失其原貌。不過今日大陸的簡化字已經存在，正簡理應互相尊重，當然假如未來簡化字能加以改正必然更加理想。

關鍵詞：漢字、俗字、正字、簡化字、繁體字、文字學

1. 前言

漢語的文字資料中，有俗字的資料。這種資料的存在表示了什麼樣的語言意義，是反映著通俗的文字實用情形呢？還是文字演變的內在力量？要想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首先應當認識文字的語言意義。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所記錄的，事實上就是語言的詞。以漢語為例來說，漢字是一個個的形符，我們使用這些符號逐一地將語言中的每一個詞記錄下來。在漢語中，除了少數例外，基本上，每個單詞反映著一個獨立音節，所以每個字也反映著一個獨立音節。在詞的音義對應上，記錄該詞的字有著相同音義的對應。如此看來，文字和語言本來是密合一致的，但隨著語言的發展，文

* 本文據 2006-6「正俗與繁簡－漢字演化的承傳及其規律學術研討會」演講稿修訂。

字較具保守性，文字和語言逐漸有了差距，這種差距在漢語中表現得更是明顯。主要原因來自於漢字是套形體符號，而非字母符號。形符系統的藉形定義性質，讓它更有機會獨立於語音的發展之外。在漢字中和語音關係最密切的是形聲字，一個形聲字的聲旁在構字的時候，理當反映著時音，但是千百年來語音遞變，這個形聲字可能一路貫串時空沿用下來而不變。形聲字都是如此了，更何況構字和語音無關的其他形符文字？於是漢字的形體凝固特性，確實讓漢語文化的傳承有了莫大的便利。這也是這套文字系統最值得稱頌之處。不過，漢字的優點在此，漢字的缺點也在此。字母文字系統用少數的字母可以組合成所有的文字，漢字則基本上是一詞一形，要記錄所有的語言，要用到很多形符，加上就是因為是形符，所以書寫變異很容易發生，於是形又益形，歧衍繁複，造成使用上很大的負擔。

語言的發展是有機的，它會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理當和語言相應的文字，縱然形體容易固定，但事實上它的內在仍存有順此潮流的力量。新字的產生，因應著新詞的產生；形體的歧衍，因應著不同構字的意念；正俗的代換，因應著新的使用功能。這些因應，在在都說明了一個事實，縱然像漢字具有如此穩固的形符系統，它還是無法完全脫離語言發展的基本模式，這個模式就是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約定俗成的標準，形音義皆然。歷代俗字的發生，也是反映著這個事實。

既然叫做「俗字」，必然存在著與它相對的「正字」。正字代表著主流的、雅正的、功能最強的字，相對地，俗字可能是非主流的、通俗的、功能較弱的字。

它有點像是新詞語，或者一時流行，來去如風；或者功能越來越強，甚至於取代了原有的正字，沉澱了下來。無論前者或後者，顯然俗字是討論漢字的重要問題。

2. 俗字的定義

俗字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從寬來說，可以包括所有的異體字；從嚴來說，只能指文獻上注明為俗的字。前者像劉復等人編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及潘師石禪所編的《敦煌俗字譜》，後者如筆者所寫的幾篇拙文《廣韻俗字研究》、《龍龕手鑑俗字研究》及《字彙俗字研究》等。那麼，到底俗字定義該從寬還是嚴？筆者以為如果想真正了解俗字的問題，理當從嚴；過寬的定義，會把俗字混同異體字，也會把其他的異體字材料雜入，這些材料往往

有它們自己的特性，不宜一概用「俗字」來涵括。

歷來對俗字定義講得最清楚的莫過於唐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序》：

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詮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

換句話說，「正通俗」是一組字，對應同一個詞，只是形體不同，適用場合不同。「正字」並有憑據，用在最須考究之處，如著述文章、對策、碑碣、進士考試等；「通字」為相承久遠，可用在表、奏、牋、啟、尺牘、判狀等；「俗字」例皆淺近，用在籍帳、文案、券契、藥方等。這種用字場合的區分，正說明了「正字」和「俗字」本無不同，只是「正字」的形構，有歷史的憑據，宜用在正式場合；而「俗字」可能是通俗所用，見於一般私文書中。文字使用者應該知道在最雅正的場合使用正字，如果是一般通俗文件，要使用俗字雖也無妨，但假如也能改為正字，那是最好了。這種從使用場合來區分字級的觀念，應該是種實況的觀察，而非人為刻意的區分。假如如此，可以說使用「俗字」的場合，是習慣上使用了通俗流行的用字，雖知正字，卻也棄而不用。這也是種「約定俗成」。很像是語言學中的「社會方言」（sociolect）一樣，指的是社會內部因年齡、性別、身分、職業、階級等因素所形成的「方言」。¹簡單來說，每個階層有它的「階層社會文化」，所以就有了「階層社會語言」。每一個階層各有該階層的「約定俗成」標準。不過，縱然如此，卻仍有一個問題該去解決，那就是：為何寫慣俗字的人，在雅正場合，就該寫正字？反過來說，在雅正場合能書寫正字的人，在相反的場合中，也會運用到俗字？這個問題的答案該在：原來這裡面牽涉到了「用字的道德觀」。當寫字的人內心有強烈道德要求的時候，自然一筆一畫，力求工整，反之，則有如私人筆記，塗鴉亦無不可。

從以上析述來看，「俗字」是種在正字以外，通俗流行的「異體字」，相對於當代的正字而言，它可能存在著「新創字」。

¹ 參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204 頁。又《現代語言學詞典》328 頁：「社會方言，有些社會語言學家用來指按社會標準（而不是地域標準）定義的語言變體（或方言），例如與某一社會階級或職業群體相聯繫的變體。」

3. 俗字的產生

語言的詞彙體系中可分為「基本詞彙」及「一般詞彙」。前者是人類社會最穩固部分的現象反映，後者是新陳代謝較不穩固的部分。新詞、流行語是屬於一般詞彙。俗字的性質有點像新詞、流行語，它也不太穩固地存留於文字系統中。有時流行一陣子就消失了，有時會因為所對應的語詞功能漸強而沉澱下來，甚或還可能取代原有的正字，成為新的正字。但不管何者，俗字的產生，和正字一樣，都有其社會與文化的意義。暫時撇開因形變所造成的歧異不論（如囧、恠等字）²，純由新造會意的俗字來看，如果試從相應正字的意義去溯推，甚至還可以看出俗字不但掌握了正字的核心意義，並且更具濃烈的構字色彩。此處試舉二例觀之：

01 𦍋(嫩)

「𦍋」字見於《康熙字典·備考·肉部》：「𦍋，《五音篇海》俗嫩字。」相似之形有「𦍋」、「𦍋」、「𦍋」等，其中以「𦍋」之構義最為具體。考諸《說文》，「嫩」字本為「𦍋」字之俗寫，即後世通行「軟」字之義。大徐本《說文·女部》：「𦍋，好兒。从女栗聲。而沅切。」徐鉉有條案語：「《切韻》又音奴困切，今俗作嫩，非是。」段玉裁注云：「此謂柔栗之好也。……形聲中有會意。而沅切，十四部。俗作輓。按俗音奴困切，又改其字作嫩，於形聲無當。」據段氏之說，則「𦍋」本為柔好義，此義或通用「輓」字，《玉篇·車部》：「輓，柔也。而兗切。軟，俗文。」《廣韻·上聲·獮韻》：「輓，柔也。軟，俗。」後代通用俗字「軟」，「軟」字遂為新用字標準，轉俗為正。至於「嫩」字，徐、段二氏皆以為其本字為「𦍋」，形轉音變，遂成為「嫩」，「而沅切」與「奴困切」有聲音關係，顯是後世「𦍋」之「柔軟」義歸屬「軟」，「柔弱」義歸屬「嫩」，義歧音分，「軟」仍讀「而沅切」，「嫩」則轉為「奴困切」。《龍龕手鑑·女部》有一字組：「嫩俗嫩今𦍋正：奴困切。弱也、小也。」從此字組，明顯看到「軟」、「嫩」偏旁混用情形，正說明二字本同，後來方見分義分用。「嫩」既為「柔弱」義，則凡是「初生柔弱」者皆可謂之。唐·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詩：「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此為桃花之新嫩；唐·白居易〈山石榴寄元九〉詩：「千房萬葉一時新，嫩紫殷紅鮮麴塵。」此為顏色之輕嫩；宋·辛棄疾〈念奴嬌·江南盡處〉詞：「還似籬落孤山，

² 「囧」為「困」之俗；「恠」為「怪」之俗。

嫩寒清曉。」此為天氣之初嫩。無論何種用法，皆具涵「初生」之意，初生故柔弱，初生故新嫩，初生故輕嫩，初生故嫩寒，意念既具，遂有「𦍋」、「𦍋」、「𦍋」等字。至於「𦍋」，則或專指「細皮嫩肉」之「嫩」，或肉食鮮嫩之「嫩」，添益「肉」旁，以「初生肉」會意，更見另構字之意念。

02 饜（饜）

「饜」字見於《龍龕手鑑》，為「饜」之俗字。考「饜」字未見於《說文》，《玉篇·食部》：「饜，飽也。」觀其字構，當為从食厭聲。「厭」字據《說文》，有「笮」、「合」二義。依段注，則前為「壓」義，後為「魔」義，皆無飽足之義。文獻上，「厭」有「飽足」及「厭惡」兩義，前者如《左傳·隱公元年》：「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論語·述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後者如《左傳·隱公十一年》：「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論語·憲問》：「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若從《說文》本義推之，則「厭惡」義當為引申，「飽足」義當為假借。《說文·甘部》另見「𦍋」字，本義為「飽」，當為「飽足」義之本字。考諸先秦典籍，多見「饜」字，如：《國語·晉語九》：「主之既已食，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已，是以三歎。」《孟子·離婁下》：「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孟子·梁惠王上》：「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墨子·節用中》：「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然則，「饜」恐為「𦍋」之新構字，「𦍋」多借「厭」為之，復添益義符成「饜」，後代遂取而代之，「饜」行而「𦍋」廢。然而「飽」為「既食」之義，猶如《國語·晉語九》所說「主之既已食」，故又造「饜」字為俗字矣。

從上面兩例，大概可以了解，正字本有「嫩」、「饜」，通俗又造「𦍋」、「饜」二形，從字構而言，更為傳神，正如《魏書·江式傳》所說的「追來為歸」、「巧言為辯」、「神虫為蠶」等例。³這就是通俗的文化精神。通俗、流行、直接，也正是俗字要傳達的社會文化。

至於俗字到底有幾種類型？筆者曾就《字彙》所載的俗字資料，歸納為底下幾類：（後列（）中者為正字）（1996）

³ 見《魏書·卷九十一·江式傳》。

3.1 形體變化類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其字形純由正字字形演變而來，與正字具有省易形體等關係，詳例列之如下：

1. 省形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於字形皆見減省，而其減省部分則為正字之某一點畫或構字部件，如：𧈧（蛭）、𧈧（鳧）、𧈧（圖）、𧈧（聲）等。

2. 簡化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於字形亦見減省，然其減省已非單純之筆畫或部件減省，而是因隸變或草書隸定等因素，導致字形有所變化，如：兌（兌）、𧈧（因）、𧈧（總）、𧈧（卒）、𧈧（關）、麥（麦）、𧈧（戀）等。

3. 益形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於字形皆見增益，而其增益乃在正字之上添益點畫，或增加構字部件，然此點或部件則與其構字本義無關，如：𧈧（丈）、𧈧（曳）、𧈧（巖）、𧈧（羌）、𧈧（萼）、𧈧（染）等。

4. 繁化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於字形亦見增益，然其增益並非單純之筆畫或部件添益，而是因隸變等因素，遂造成字形與正字有所差異，如：𧈧（世）、𧈧（戒）、𧈧（皋）等。

5. 筆畫稍異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筆畫未見增減，然其字形或因筆便勢之變化，或因點畫之移易，而與正字略有小異，如：𧈧（丟）、𧈧（凡）、𧈧（喜）等。

6. 變形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筆畫亦未見增減，然其字形因隸變等原因，致與正字略有差異，如：𧈧（久）、𧈧（朵）、𧈧（光）等。

7. 部件移易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其構字部件或內外交替，或左右移易，致與正字有差別，如：隣（鄰）、勗（勸）等。

8. 部首形近混用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其正字部首與俗字部首形近，遂相涉而成俗，如：冝（宜）、決（決）、梳（梳）、徇（徇）、皆（皆）、邨（邨）等。

9. 部件形近混用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其正字某部分構字部件與某形相近，遂混用而成俗，如：輓（輓）、潛（潛）、颶（颶）、璨（璨）、賴（賴）等。

3.2 字構變化類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非單純之形體演變，已牽涉文字構件之變化。凡字構中聲符、意符之增省變換，或依文字音義另取聲符、意符造成新字者，皆可屬之。詳例列之如下：

1. 構字意符代換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以新意符取代原有意符，而新字構意與原有之構字本意並無大異者屬之，又可分為如下兩種情形：

(1)代換之意符與原意符可通者：

如：詢（詢）、牆（牆）、粘（黏）、跬（跬）、眈（眈）、豬（豬）、鰲（鰲）等。

(2)代換意符與原意符不可通者：

如：圉（圉）、癰（癰）、鼓（鼓）、筆（筆）、館（館）、軀（軀）、脈（脈）等。

2. 形聲偏旁假借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皆因原正字之形聲偏旁，經後人假借它字代替，而成正字之別體，如：咏（嗜）、怜（憐）、擒（擒）、植（援）、灯（燈）、猥（猥）、杼（糊）、麵（麪）等。

3. 因字義添益部首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皆依正字之義而衍益一相關部首，如崗（岡）、焦（焦）、𦍋（豸）、箒（帚）、𦍋（胃）、菓（果）、葛（芻）、萑（韭）等。

4. 後起會意字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皆因正字之義而另取意符會合成新字，如：体（體）、扌（弄）、𦍋（嫩）、甦（穌）、犇（奔）、𧈧（蠶）等。

5. 後起形聲字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既取聲符以代正字之音，亦取與字義有關之意符再結合聲符以成字，如：𦍋（磊）、𦍋（糊）、𦍋（麪）、𦍋（肢）、𦍋（驢）、花（𦍋）等。

3.3 其他類

1. 類化字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皆因正字常與它字連用，故字形爲他字所類化，而改易偏旁，如：「鳳皇」之「皇」類化爲「凰」，「齷齪」之「齷」類化爲「𦍋」，「欺陵」之「陵」類化爲「𦍋」等。

2. 通假字

此類俗字較諸正字，皆因正字、俗字之音相同，而假借成習，此類俗字在《字彙》中皆另獨立爲正字，如：移（𦍋）、宓（慮）、柒（七）、廂（環）等。

3. 新生字

此類稱俗之正字，並無相對應之正字，與上列各類俗字性質不同，純爲後起新生字，如：「𦍋」。

觀此數類，對於俗字的形成當更加清楚。其中，與形相關者多，與聲相關者少。就筆畫而言，有增有減；就偏旁而言，有混用代換；就形構而言，有隸草之變；就聲符而言，有同音相借；就書寫而言，有一時習用。這些演變，有的很固定，尤其是形變部分，可以歸納成爲定例，文字學上稱爲「俗字例」。例如：

凡从「息」者俗字多从「忝」。
 凡从「岡」者俗字多从「罫」。
 凡从「芻」者俗字多从「刍」。
 凡从「鬥」者俗字多从「鬥」。
 凡从「氏」者俗字多从「互」。

這就是顏元孫在《干祿字書·序》所說的：「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忝、𠂔、氏、回、臼、召之類是也。」俗字例是對複雜的俗字情形執簡馭繁的綱領，也是整理俗字不可忽視的部分。在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的「附錄」中收有〈異體字例表〉，存錄了相當豐富的資料，可供參考。茲舉其中「十畫」字為例：

十 畫									
序號	原 字形	演變 字形	例 字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238	旁	𠂔	榜	旁	傍	傍	膀	謗	
239	高	𡵓	搞	敲	槁	篙	稿		
240	效	効	效	倣					
241	崔	𡵓	樅	確	鶴				
242	畜	𡵓	畜	蓄					
243	兼	𡵓	兼	嫌	廉	歉	縑	謙	
244	朔	𡵓	朔	塑	溯				
245	益	𡵓	益	溢	縊	隘			
246	秦	𡵓	秦	榛	臻				
247	鬥	鬥	鬥	鬧	閨				
248	迷	迷	迷	謎					
249	專	𡵓	博	傳	膊	縛	溥		
250	隔	𡵓	隔	融	膈				
		𡵓	隔	隔	融	膈			
251	盍	𡵓	盍	嗑	溘	磕	蓋		
252	耆	𡵓	嗜	鰭	耆				
253	真	眞	真	填	慎	滇	鎮	顛	
		眞	真	填	慎	滇	鎮	顛	
		眞	真	慎	滇	顛			
254	𡵓	𡵓	鎖	瑣					

255	荒	荒	謊	慌					
256	荅	荅	嗒	塔	搭				
257	盪	盪	塹	媿	瘟	愠	溫		
258	豈	豈	覬	豈	凱				
259	滔	滔	滔	滔	稻	蹈	韜		
		滔	滔	滔	稻	蹈	韜		
260	能	能	能	罷	態	熊			
261	騶	騶	鷓	謠	瑤	搖	遙		
		騶	謠	瑤	搖				
262	鄒	鄒	鄒	皺	鄒				
		鄒	雛	皺	鄒	趨			
		鄒	雛	皺	鄒	趨			
		鄒	搗	皺	雛				
263	隻	隻	隻	雙					
264	留	留	留	瘤	榴	溜			
		留	留	瘤	榴	溜	餹		
		留	留	瘤	溜	餹			
		留	留	瘤	溜				
265	躬	躬	躬	窮					
		躬	躬	窮					
		躬	躬	窮					
266	射	射	榭	麝	謝	射			
267	皋	皋	皋	翱					
268	叟	叟	嫂	颶	餽	搜			
		叟	瘦	艘	嫂	颶	餽	搜	
		叟	叟	瘦	艘	嫂	颶	餽	搜
269	虎	虎	褫	遞					

由上表來看，俗字演化確實以形為主，但是上文述及在語言演變中，漢字仍有要求切合此種演變的力量存在，此種力量可藉由俗字聲旁替換的情形來加以觀察。在聲旁替換例中，除了有同音替換的情形之外，也有隨著語音的改變而另取新旁構成俗字。這種情形在異體字的資料很常見，例如「炒」本來在《說文》中是从𦍋聲，寫成𦍋，後來語音改變，聲音近於「少」，遂以「少」代「𦍋」。《廣韻·上聲·巧韻》「初爪切」下收有「𦍋」，是𦍋的省形，異體即收「炒」。「初爪切」已非「𦍋」音，漢語中的形聲字，通常會有賦予「有邊讀邊」的期許，「𦍋」音既已不適脛吻，轉以「少」字代

之，遂成俗字。从少得聲之字，如「吵」字，《廣韻》亦音「初爪切」。⁴底下再舉數例說明之：⁵

俗	正	解 說
揅	援	「援」之俗字作「揅」，本从爰聲，俗字改从宣聲。考「援」字見於《說文》，云：「履法也。從木爰聲。」《廣韻·去聲·願韻》：「援，虛願切。揅，俗。」此俗字另見於《玉篇》、《龍龕手鑑》、《集韻》等書。就後世音讀而言，此字从爰聲，而讀虛願切，聲旁與字音不切，遂取近於字音之「宣」旁替代。而所以取「宣」旁者，或以从爰之字，如「援」、「菱」、「煖」等字，皆或从宣，替換成例，遂以「揅」代「援」，成為俗字。
𦍋	殺	「殺」之俗字作「𦍋」，本从殳聲，俗字改从古聲。考「殺」字見於《說文》，段注本云：「夏羊牡曰殺。从羊殳聲。公戶切，五部。」「𦍋」字出現相當早，《干祿字書·上聲》即云：「𦍋殺，上通下正。」此書所謂的「通」是指文獻通行已久之字。《龍龕》、《玉篇》、《廣韻》等則曰為俗，音「公戶切」。「殺」本从殳聲，「殳」音「市朱切」，就後世音讀而言，聲旁和實際字音已有差距，遂改以「古」聲配合。類似的字例另有「股」字。「股」字異體或作「𦍋」。見於《龍龕手鑑》、《廣韻》、《集韻》等。文字聲旁會配合語音而替換，此又一例。
飢	飯	「飯」之俗字作「飢」，本从反聲，俗字改从卞聲。考「飯」字見於《說文》，云：「食也。从食反聲。」「飢」字則從「餽」字形變而來。「餽」字見於原本《玉篇·食部》：「飯，扶晚反。野王案：《說文》：『飯，食也。』謂食飯也。又曰飯無著是也。今亦以為餽字。」《龍龕手鑑·食部》：「飢，通。餽飯，二正。符万反。飯食也。」《廣韻·去聲·願韻》：「飯，餽，上同，俗又作飢。符万切」可知「飯、餽、飢」為一字組，而「餽、飢」當為一形之變。《說文·覓字》重文作「弁」，段注云：「今則或字行而正字廢矣。……弁之訛俗為卞，由隸書而

⁴ 此處「炒」字例參劉又辛〈關於整理異體字的設想〉一文。載《中國語文研究》，1980年1期，13-20頁。

⁵ 所舉例子取自下節所列《廣韻》俗字。

		<p>貽謬也。」可知「卞」為「弁」之形變。「飯」之切語「符万切」，為奉母。「弁」，《廣韻》：「皮變切」，為並母。上古至中古，輕重唇漸分，從《廣韻》看，「飯」字已變輕唇，而其俗字偏旁仍為重唇，或以演變過程中，當時語音仍有讀重唇者，遂變異聲旁，構成「𩚑」字，復變為「𩚒」。但因應語言發展，至後世，三形遂成正異字組，概讀「符万切」一音矣。其相似之例有「汧」之作「汧」，見《集韻·去聲·線韻》：「汧，或从卞。皮變切。」此字則仍為重唇，聲旁之「反」（府遠切）和「卞」（皮變切）仍見輕重唇對應關係。</p>
玳	璫	<p>「璫」字本从毒，其相關異體如璫、璫等皆然。據《龍龕手鑑》，「璫」收有代、毒二音。《廣韻》：「璫，徒耐切。又作玳。」亦另有一音「徒督切」。《集韻》亦毒、代二音兼收。可見「璫瑁」之「璫」本當有「毒」音，後世對此物或另有異稱，音代，仍借「璫」形為之。而後，「代」音漸強，《精嚴新集大藏音》、《四聲篇海》、《字彙》、《正字通》皆只收此音。語音既變，「璫」从毒聲，與唇吻認知參差，遂以「代」替換，「璫瑁」遂寫成「玳瑁」。</p>

從以上析述來看俗字的產生，可以了解到無論形音義都具涵了此類因素，這正是研究俗字不可偏廢的。

4. 正俗的相映

在文字演變過程中，正字和俗字的地位並非永遠固定不變。某些俗字在演變過程中，因為實用性越來越強，成為新的約定俗成標準，或者取代了原有的正字地位，或者因為俗字的功能有了新義，因此新義而獨立為正字。前者如「猿」本為「蜎」的俗字，⁶今日的「猿猴」用字則以「猿」為正；後者如「崗」本為「岡」的俗字，⁷讀陰平聲，今日「崗」又具「崗位」義，聲調也變為上聲，所以「崗」以此義為正字，兼為「岡」之異體。從這裡可以認識到，正俗字原來也是可以「時宜」改變。

⁶ 見《廣韻·平聲·元韻·蜎》。

⁷ 見《廣韻·平聲·唐韻·岡》。

筆者曾將宋本《廣韻》及明代的《字彙》所收的俗字作一比較，取二者重收的俗字列之如下：（前列者為俗字，後列（）中者為正字）

𠩺（所）	玼（珍）	𣎵（葉）	腮（頤）	携（攜）	醴（糟）
面（面）	疥（疔）	奩（匳）	臍（臙）	𣎵（斗）	閑（閉）
處（處）	盃（杯）	嫂（嫂）	館（館）	𣎵（軋）	閔（關）
乱（亂）	盖（蓋）	密（密）	菓（東）	桑（桑）	隣（鄰）
伍（低）	塩（鹽）	剛（剛）	菓（果）	榛（柰）	紉（紉）
備（備）	秘（祕）	属（屬）	蚕（蠶）	植（援）	韭（韭）
冗（冗）	窓（窓）	崗（岡）	霸（霸）	欸（款）	顧（顧）
亘（亘）	豎（豎）	床（牀）	𣎵（辯）	澁（澁）	頰（頰）
决（決）	筭（筭）	怜（憐）	𣎵（赧）	燃（然）	飡（餐）
准（準）	杭（糠）	於（於）	趨（趨）	𣎵（殺）	飡（飯）
却（卻）	粘（黏）	𣎵（祝）	體（體）	狠（很）	鰲（鰲）
𣎵（圖）	𣎵（纒）	拖（拖）	𣎵（聃）	猪（豬）	𣎵（巧）
𣎵（因）	耗（耗）	𣎵（拌）	職（職）	玳（瑋）	鷺（燕）
塚（冢）	盼（盼）	掛（挂）	軟（軟）		
墻（牆）	脆（脆）	採（采）	𣎵（鹹）		

從以上八十六個共有的俗字來看，可以知道《字彙》俗字有所承襲，也可知道俗字流衍是會隔代相傳，當一個俗字實用功能仍強時，會隨正字傳到後世，有時仍為俗字，有時則會產生下列兩種結果：

1. 取代正字的某些功能而成為後起正字。

例如：

准：今當「核准」專用字。

崗：今當「崗位」專用字。

採：今當「採取」專用字。

狠：今當「兇狠」專用字。

燃：今當「燃燒」專用字。

2. 取代正字全部功能成為新正字，原正字反成為異體。

若以教育部所頒《國字標準字體》為正字之例來看，則：

「拖」本「𢵿」之俗：今「拖」正而「𢵿」異。
「玳」本「瑋」之俗：今「玳」正而「瑋」異。
「鰲」本「鼈」之俗：今「鰲」正而「鼈」異。
「軟」本「𢶏」之俗：今「軟」正而「𢶏」異。
「床」本「牀」之俗：今「床」正而「牀」異。

再舉《廣韻》俗字而載入《字彙》不稱為俗之字為例：

《廣韻》	《字彙》
「猿」為「援」的俗字：	「猿」為「獼」的正字。
「糠」為「糠」的俗字：	「糠」為「𪎭」的正字。
「糊」為「黏」的俗字：	「糊」為「𪎭」的正字。
「却」為「卻」的俗字：	「却」為「𪎭」的正字。
「腿」為「𦓐」的俗字：	「腿」為「𦓐」的正字。

有些俗字，異代而成正，進而衍生出新俗字，如：「糠」之俗作「𪎭」字。亦有某些俗字與正字關係，異代而互換，如：「腿」與「𦓐」字。

從以上例子可以發現文獻上正俗關係隨時而變，並非亙古如一。此或可說明文字之約定俗成，代見新準。當然，這種情形的觀察，歷代的「正字」標準正是關鍵的所在。

擬訂「正字」的標準是什麼？上文雖說它「最有憑據，用在最須考究之處」，但這種定義仍是模糊的。如果從文字的使用功能來看，正字應是「最實用」的字。這裡的「實用功能」指的不單是當代的實用，也包含了字史的前有所承。教育部的標準正字就是採用這種定義做為研訂的準據：

根據民國七十一年公布的《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說明部分所載，確定標準字體原則有六，略引如下：

1. 本字表字體以楷書為主。
2. 字形有數體而音義無別者，取一字為正體，餘體若通行，則附注於下。
例如：
「才」為正體。「纔」字附見，並於說明欄注明：「方才之才或作『纔』。」
選取原則如下：
 - (1) 取最通行者。例如：取「慷」不取「忼」。
 - (2) 取最合於初形本義者。如：脚、腳今用無別，取「腳」不取「脚」。
 - (3) 數體皆合於初形本義者，選取原則有二：
 - ① 取其筆畫之最簡者，如取「舉」不取「擧」。
 - ② 取其使用最廣者，如取「炮」不取「砲」、「礮」。
 - (4) 其有不合前述體例者，則於說明欄說明之。例如：「麵」、「麪」皆通行，取「麵」不取「麪」，並於說明欄注明：「本作麪。為免丐誤作丐，故作此。」
3. 字有多體，其義古通而今異者，予以並收。例如：「間」與「閒」。
古別而今同者，亦予並收，例如：「証」與「證」。
4. 字之寫法，無關筆畫之繁省者，則力求符合造字之原理。例如：「闊」不作「濶」。
5. 凡字之偏旁，古與今混者，則予以區別。例如：日月之月作「月」，肉作「月」。
6. 凡字偏旁，因筆畫近似而易混者，則亦予區別，並加說明。例如：壬（任、妊、荏）與王（呈、廷、聖）

這就是今日官方研訂正字的標準，其中蘊涵著「時宜」的精神。如果回頭去看文獻上的正字觀念，雖然也有株守《說文》者，必求字字合於字原的說法，但究之於文字演進的事實，仍然以重視時宜精神的較為妥當。

5. 正俗的繁簡

俗字既然較為通俗，一般認知都應該較正字為簡，表面上是如此，不過在筆畫較多的字群中，俗字的出現情形是較正字為多的。筆者曾就《廣韻》和《字彙》二書所收俗字，將它們和相應的正字做過筆畫的比較：

5.1. 《廣韻》正俗字筆畫比較

《廣韻》收有俗字383字，正俗字筆畫分配情形如下表：

筆畫數	正字出現數	俗字出現數	筆畫數	正字出現數	俗字出現數
1	0	0	18	19	12
2	1	1	19	6	19
3	1	1	20	17	15
4	7	5	21	11	4
5	7	9	22	5	7
6	7	8	23	2	1
7	13	18	24	2	2
8	37	27	25	4	2
9	30	29	26	1	2
10	23	31	27	0	0
11	29	40	28	1	1
12	29	40	29	1	0
13	27	29	30	1	0
14	19	26	31	0	0
15	27	15	32	0	0
16	26	25	33	0	0
17	30	14			

可以看出在六畫至十八畫中間，俗字的字數的出現明顯比較多。在筆畫數方面，正字與俗字的比較如下：

正字筆畫大於俗字：173字，佔45.16%

正字筆畫小於俗字：123字，佔32.11%

正字筆畫同於俗字：87字，佔22.73%

可見正字筆畫仍然是多於俗字。

5.2. 《字彙》正俗字筆畫比較：

《字彙》一書收有俗字971字，正俗字筆畫分配情形如下表：

筆畫數	正字出現數	俗字出現數	筆畫數	正字出現數	俗字出現數
1	0	0	18	46	33
2	2	1	19	29	30
3	7	4	20	32	32
4	9	9	21	35	20
5	16	20	22	25	12
6	26	22	23	20	19
7	31	47	24	14	7
8	70	47	25	2	4
9	68	74	26	9	2
10	64	83	27	1	2
11	74	74	28	2	1
12	77	93	29	0	1
13	72	96	30	1	0
14	63	62	31	0	0
15	62	74	32	0	0
16	64	53	33	2	0
17	48	48			

可以看出在八畫至十六畫左右的部分，俗字出現的字數情形和《廣韻》相同。在筆畫比較方面，情形如下：

正字筆畫大於俗字：456字，佔46.96%

正字筆畫小於俗字：329字，佔33.88%

正字筆畫同於俗字：186字，佔19.16%

所以，總體來看，正字筆畫確實多於俗字，只是在筆畫數多的字群中，俗字所出現的比例反較正字為多，正可說明，某些俗字的筆畫並未較正字為簡。筆者在《字彙俗字研究》（1986）一文曾有如下之結論：⁸

⁸ p59，《歷代重要字書俗字研究—字彙俗字研究》，國科會專題計畫報告，1986-12。

從以上的分析，有理由相信，若不受人為干擾，文字的自然進展過程，正字筆畫確會較多於俗字，但二者差異並不明顯，而且在筆畫較多的字群中，俗字的出現情形是較正字為多的。因此從整體看來，俗字的產生，筆畫的減省要求雖是因素，並非唯一。文字由篆而隸，如李孝定的說法（《漢字史話》），隸即為篆之俗，隸的筆畫趨於平直，書寫確較圓曲的篆簡便，但筆畫或多繁複者，未必即簡於篆。假如在進展過程中，加入了人為的干擾，趨繁、趨簡就另當別論了。趨繁的例子如武后改字中，以「𠄎」為「照」，十三畫增為十六畫；以「𡗗」為「地」，六畫增為十畫；以「𡗗」為「臣」，六畫增為九畫。趨簡的例子，最明顯的就是大陸目前使用的簡化字，以「斗」為「鬥」，十畫減成四畫；以「风」為「風」，九畫減成四畫。人為的干擾往往來自政治的需求，唐武后藉改字宣示政權，大陸將文字簡化的用心不也是如此？所以拙作《干祿字書研究》在試探異體字滋生之因時，即曾把「政治影響」的因素納入，看來是有道理的。除此之外，民間姓名用字，或涉於五行觀念，少某一行即逕予添之，文字筆畫於是增多。若姓名總筆畫牽連吉凶，亦逕予減省筆畫以去禍求福，則文字筆畫因之減少。如此增減雖完全置原有字構之理於不顧，然而卻普見於民間用字，不能不將之納為俗字發生之因，列屬於人為干擾的一種。

可見如果單從文字自然演變來看，雖然有由繁趨簡的趨勢，但是並不明顯。主要關鍵在於如同詞彙的更替一般，總要合乎語言表達的正確性，並不是隨意可以亂簡的。

6. 結語

任何語言中的文字都必須配合著該語言的特性。漢語既然以單詞作為基本結構，漢字遂反映出此種特色，幾乎是一字一詞。語言的音義寄託在形符上。學習漢字的困難不只在要記住眾多的形符，同時形符筆畫的多寡也關係到習字的難易。俗字演化的過程涉及的問題很多，形音義兼而有之，但相信其中最為一般人所重視的就是繁簡的問題了。

從上文分析得知，俗字既然趨簡，是不是表示了文字演變應該朝著持續簡化去發展？這是經常被提及的問題。主張簡化者，認為筆畫減省，便於書寫，也適應文字演變從簡潮流。主張文字不能隨意簡化者，認為文字演進自

有學理沿革，簡俗之字破壞六書結構，除了筆畫省便外，識認反而困難。若從俗字趨簡的事實來看，漢字簡化的要求非從今始，正俗繁簡之議也早有人論之，清代吳珥人《二十年目睹怪現狀》第十二、三回就有一番見解。只是今日面對大陸的簡化字，面對傳統文化的衛護及兩岸交流的實際需求，在繁簡矛盾的情結中，國內對此問題的爭議又起。綜觀爭議的主要癥結正在於是否贊成「簡」便而「正」繁。今姑不論何者為是，如果純以文獻上俗字與正字的筆畫關係來看，則「俗」未必很簡便，「正」亦不太繁難。大陸推動文字簡化最著力，但根據陳明遠《現代漢字筆畫的統計分析》一文（1982）所云，一味減省將「反而增加了看和讀的困難」。陳氏云：⁹

半世紀以來，很多人認為簡化漢字的理想目標是把十畫以上的字都簡化到十畫以下。1977年《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說明」裡面也提到了這一點。從漢字筆畫的統計分布規律來看，這種提法在理論上是根據不足的，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說它在理論上根據不足，是因為經過第一次漢字簡化以後大多數10—16畫的漢字具有相當的清晰性與區別性，似乎沒有必要再簡化。在使用漢字的人裡面，寫漢字的人總是要比看或讀漢字的時間和字數少。所以首先應該保證的是漢字看和讀的方便（具有一定的清晰性和區別性），其次才是要求寫起來省事（筆畫儘可能簡單）。如果把十畫以上的字都簡化到十畫以下，把漢字形體改得面目全非，反而增加了看和讀的困難。

在討論文字是否取簡捨繁的時候，陳氏的見解可提供參考。鄭昭明與陳學志兩位先生在《漢字簡化對中文讀寫影響》一文（1992）也對這個問題提出類似的看法：¹⁰

經由以上對大陸簡體字的分析，簡化卻有產生字形與語意混淆的趨勢。因此簡化的盈虧分析，必須在「讀的容易」與「寫的方便」兩者之間，求取一個平衡點。

⁹ 載《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1983-4，299-305頁。

¹⁰ 載《中國文字的未來》一書。

而從此處藉由正俗字筆畫的客觀分析，更能說明了文字演進過程中，正字與俗字關係的內在變化。事實上，從俗字筆畫的分布情形來看，正說明了一件事實，文字進展，或繁化，或簡化，殊不一定。如果一味求簡，不但違反文字演變的軌跡，而且會讓文字在記錄語言的功能上，產生隔閡。

那麼今日要如何看待大陸的簡化字？也許與其去討論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倒不如來看看一個嶄新的文字使用環境正方興未艾中。那就是電腦的中文內碼字形整合的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已經是正簡兼收，將各種形體包容進來。¹¹這正說明一個事實，在今日的資訊處理上，正簡各有其用。今日如果站在文化傳承的立場，理當衛護正體字，自古以來歷代的「正字」標準縱有參差，但它就如語言中的「基本詞彙」一般，仍然是相當穩固的。但如果站在包容大陸現今的文獻，何妨接受簡化字？反倒是在資訊轉換介面上，應該考慮的是如何讓正簡對應的機制做得更為理想。

漢語是個古老的語言，今日地球上，使用漢字記錄下來的人類智慧既豐且富，這是全人類共有的資產。當然這些資料絕大部分都是用「正字」記錄，所以站在「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的立場，今日整理這些資料理當尊重古人，使用正字持續流傳下去，這本非今人所該妄改者，迪志文化公司將文淵閣《四庫全書》數位化就是採用這種態度，這是正確的。¹²此書在大陸出版，假如這套書也採簡化字重排，一則失其原創，難識古人全貌；二則硬將簡化字套入正字系統，恐生不必要誤解。¹³但如其他現代文書，則大陸簡既簡矣，自有其約定俗成的標準，正簡互相尊重應可，不過最後仍容筆者套用顏元孫的話說：簡化字雖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

¹¹ 目前 ISO10646 UNICODE 已納編包括大陸、臺灣、日、韓、越南等各國漢字，且已為如微軟視窗作業系統所採用。參行政院主計處「全字庫」網站，<http://www.cns11643.gov.tw>。

¹² 參《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公司，1999-10。

¹³ 參見附錄1：電子版《四庫全書》書影。如把古人之文逕以簡化字重排，就如同把上文所舉例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二、三回論及「奇字」的「時」、「漢」、「難」、「雞」、「觀」、「對」、「節」、「爺」等關鍵字改為簡化字一般，因為不識對應正字，文章情節是讀不通的，參見附錄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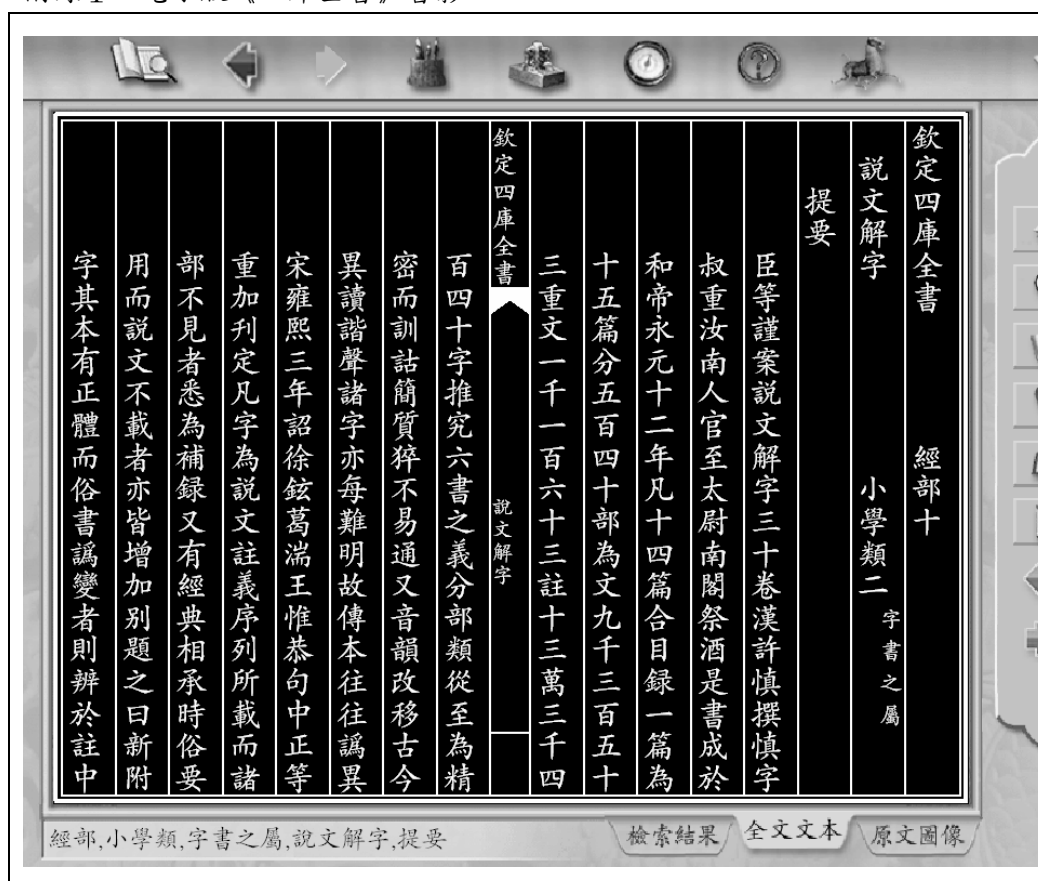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唐·顏元孫，《干祿字書》，《夷門廣牘》本。
- 教育部(1982.6)，《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140.111.1.40/>。
- 陳明遠(1983.4)，〈現代漢字筆畫的統計分析〉，《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299-305頁。
- 鄭昭明、陳學志(1992)，〈漢字簡化對中文讀寫影響〉，《中國文字的未來》。
- 曾榮汾(1982.9)，《《干祿字書》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
- 曾榮汾(1988.4)，《字樣學研究》，臺灣學生書局。
- 曾榮汾(1996.12)，《《字彙》俗字研究》，國科會專題計畫報告。
- 曾榮汾(1998.10)，《《龍龕手鑑》俗字研究2》，國科會專題計畫報告。
- 曾榮汾(1999.10)，《《廣韻》俗字研究》，國科會專題計畫報告。
- 曾榮汾(1998)，〈正異體字筆畫研究法析論〉，文字學研討會。
- 曾榮汾(2005)，〈論漢字藉形定義的特色〉，文字學研討會。

曾榮汾

tzeng@mail.cpu.edu.tw

附錄 1：電子版《四庫全書》書影



附錄 2：《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十二及十三回正簡比較

正體字版	簡化字版
<p>12 回</p> <p>我道：「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寫的『時』字，都寫成日字旁一個寸字。若照這個『时』字類推過去，『討』字可以讀做『詩』字，『付』字可以讀做『侍』字。我此刻就照這個意思，寫一個字出來，那一位認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認不得，各位都請吃</p>	<p>12 回</p> <p>我道：“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时’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时’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做‘诗’字，‘付’字可以读做‘侍’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那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p>

一杯。好麼？」繼之道：「那麼說，你就寫出來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寫了一個『汉』字。苟才看了，先道：「我不識，認罰了。」拿起杯子，咕嘟一聲，乾了一杯。士圖也不識，吃了一杯。我伯父道：「不識的都吃了，回來你說不出這個字來，或是說的沒有道理，應該怎樣？」我道：「說不出來，侄兒受罰。」我伯父也吃了一口。固修也吃了一口。繼之對我道：「你先吃了一杯，我識了這個字。」我道：「吃也使得，只請先說了。」繼之道：「這是個『漢』字。」我聽說，就吃了一杯。我伯父道：「這怎麼是個『漢』字？」繼之道：「他是照著俗寫的『難』字化出來的，俗寫『難』字是個『又』字旁，所以他也把這『又』字替代了『莫』字，豈不是個『漢』字？」我道：「這個字還有一個讀法，說出來對的。大家再請一杯，好麼？」大家聽了，都覺得一愣。正是：奇字盡堪供笑謔，不須載酒問楊雄。未知這個字還有甚麼讀法，且待下回再記。

13 回

當下我說這「汉」字還有一個讀法，苟才便問：「讀作甚麼？」我道：「俗寫的『鷄』字，是『又』字旁加一個『鳥』字；此刻借他這『又』字，替代了『奚』字，這個字就可以讀作『溪』字。」苟才道：「好！有

一杯。好么？”继之道：“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苟才看了，先道：“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嘟一声，干了一杯。士图也不识，吃了一杯。我伯父道：“不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我道：“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固修也吃了一口。继之对我道：“你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我道：“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继之道：“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道：“这怎么是个‘汉’字？”继之道：“他是照着俗写的‘难’字化出来的，俗写‘难’字是个‘又’字旁，所以他也把这‘又’字替代了‘莫’字，岂不是个‘汉’字？”我道：“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么？”大家听了，都觉得一怔。正是：奇字尽堪供笑謔，不须载酒问杨雄。未知这个字还有甚么读法，且待下回再记。

13 回

当下我说这“汉”字还有一个读法，苟才便问：“读作甚么？”我道：“俗写的‘鷄’字，是‘又’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又’字，替代了‘奚’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溪’字。”苟才道：“好！有

這個變化，我先吃了。」繼之道：「我再讀一個字出來，你可要再喝一杯？」我道：「這個自然。」繼之道：「照俗寫的『觀』字算，這個就是『灌』字。」我吃了一杯。苟才道：「怎麼這個字有那許多變化？奇極了！……呀，有了！我也另讀一個字，你也喝一杯，好麼？」我道：「好，好！」苟才道：「俗寫的『對』字，也是又字旁，把『又』字替代了『𦵏』字，是一個……呀！這是個甚麼字？——呸！這個不是字，沒有這個字，我自己罰一杯。」說著，咕嘟的又乾了一杯。固修道：「這個字竟是一字三音，不知照這樣的字還有麼？」我道：「還有一個『卩』字。這個字本來是古文的『節』字，此刻世俗上，可也有好幾個音，並且每一個音有一個用處：書鋪子裡拿他代『部』字，銅鐵鋪裡拿他代『磅』字，木行裡拿他代『根』字。」士圖道：「代『部』字，自然是單寫一個偏旁的緣故，怎麼拿他代起『磅』字、『根』字來呢？」我道：「『磅』字，他們起先圖省筆，寫個『邦』字去代，久而久之，連這『邦』字也單寫個偏旁了；至於『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單寫個偏旁，寫成一個『艮』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帶草寫的就變了這麼一個字。」說到這裡，忽

这个变化，我先吃了。”继之道：“我再读一个字出来，你可要再喝一杯？”我道：“这个自然。”继之道：“照俗写的‘观’字算，这个就是‘灌’字。”我吃了一杯。苟才道：“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喝一杯，好么？”我道：“好，好！”苟才道：“俗写的‘对’字，也是又字旁，把‘又’字替代了‘𦵏’字，是一个……呀！这是个甚么字？——呸！这个不是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咕嘟的又干了一杯。固修道：“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么？”我道：“还有一个‘卩’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也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他代‘部’字，铜铁铺里拿他代‘磅’字，木行里拿他代‘根’字。”士图道：“代‘部’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他代起‘磅’字、‘根’字来呢？”我道：“‘磅’字，他们起先图省笔，写个‘邦’字去代，久而久之，连这‘邦’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艮’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

<p>聽得苟才把桌子一拍道：「有了！眾人都嚇了一跳，忙問道：「有了甚麼？」苟才道：「這個『𠂔』字，號房裡掛號的號簿，還拿他代老爺的『爺』字呢。我想叫認得古文的人去看號簿，他還不懂老爺是甚麼東西呢！」說得眾人都笑了。</p>	<p>听得苟才把桌子一拍道：“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甚么？”苟才道：“这个‘𠂔’字，号房里挂号的号簿，还拿他代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簿，他还不懂老爷是甚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p>
---	---

Abstract of Evolution of Chinese Popular Fonts

Rung Fen Tzeng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bstract

Popular Fonts can be regarded as one kind of information for Chinese. What this information exists for? Reflecting the usage of folk fonts? Or representing inherent power of the evolution of font? In order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is article tries to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font, and to analyze the definition, generation, type, and instance of popular fonts.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hinese popular fonts. Otherwise, we want to discuss some questions relative to “Standard and Popular Fonts” and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in the conclusion. For inst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how do we look upon Simplified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a? Rather than debating a fact which we can’t change, we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for integrating codes for different Chinese fonts in computers. Now in this environment, both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fonts are in use. In today’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e will meet both fonts, so we should manage to improve the mapping mechanism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fonts on the information transforming interface. Quite a bit of human wisdom is recorded in Chinese, and it is the public property of human beings. Most of the records are preserv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they are what we shouldn’t change arbitrarily. Otherwise, we will lose what they originally look like. Nonetheless, today, Simplified Chinese fonts developed from Mainland China already exist, and we should respect both fonts. Absolutely, it will be better i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fonts are able to return to Traditional on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ese Popular Fonts, Standard fonts,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Chinese Philolog